

儀顧堂集

利

儀顧堂集卷七

歸安陸心園

徐主事別傳

主事名曾庾字裕齋順天宛平人君青中丞之族弟也沈靜寡言好讀宋五子之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道光間舉于鄉納貲爲郎分工部己未秋客遊江南館君青中丞署中與余一見相得甚時相與論古今學問源流當代利弊至夜分始息尤好余所作古文手錄數十篇置行篋曰吾乃君之桓君山也余謝不敢當庚申夏賊陷常州姑蘇纂嚴君建議請兵居城

外民守城內中丞是其言而不能用後卒以此敗及城陷中丞促君出避君曰兄能死忠弟獨不能死義耶況弟亦曾忝一官者乎遂自縊

陸子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此守土者之責寓公不與焉自兵興以來

聖恩寬大州縣失守地方往往待以不死況客遊如君者乎明知義不必死而不忍草間求活者此君之所以不可及也悲夫

蔣州判別傳

蔣世鏞歸安人別署蓮州以恩貢授直隸州州判
爲人負奇氣不修小節嘗慨然慕龍川龍洲之爲人
談說當世泉湧風發意所不可對客慢罵聞者咋舌
意自如也遇鄉里利害慷慨敢言不顧恩怨老而益
甚丙辰春粵賊踞甯郡歸安徐方伯有壬奉

命來督湖州籌防兵勇集而餉無所出有獻策請用
手實法以括商貲者行有日矣州判移書論之事遂
寢人兩賢之丁巳夏蝗蝻遍地當事者用以錢易蝗
之法募民捕蝗蝗害訖息而創議者實州判也生平

頗自負用世才使其得志必不若儒生俗吏之所爲
顧屢試不第晚得一官又壓於貲郎之班次卒使晏
蹶以老亦可傷矣其所建白又不能盡見之施行天
之忌才不可甚哉是年秋遂卒州判少以詩名江湖
間然勃勃有英氣不染時下庸沓淫哇之習晚年好
爲三蘇氏之文顧尤自喜其書拍案擊節以爲得逸
少之神云著有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初甯郡之
失陷浙西震動湖尤當其衝羽書絡繹刁斗四聞居
人洶洶甚州判著論指陳形勢以爲賊必不至聞者
咸目笑之州判心不能平攜所著示余是時年六十

餘矣抵掌時事盱衡顧盼口張齒擊鬚髯奮起意氣
之盛堅悍少年弗如也後賊果遁人始服其識云
論曰州判之生也論者多議其好事嗚乎當言者不
言而言之者又被以好事之名充議者之意必疾視
其民之死而後快耶凌處士云州判卒吾鄉清議益
孤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之一歎云

好矣三言機言不道不道之一言也

其兄之愛而好也則曰士云機機乎吾機氣霜並
言而言之言又越以機事之云云則告之意必矣願
結曰機機之主也機機之氣其機事即主當言言不
之器望其少半與也出於機果數人欲顯其端云
機矣則掌制事則機機也曰其內望其言言意其

陳忠毅公別傳

公陳氏名丹赤字獻之別署真亭又曰津城閩人順治辛卯舉於鄉授重慶府推官厯權重慶夔州二府事有能名康熙壬寅擢刑部湖廣司主事旋丁憂歸服闋補廣東司主事升陝西司員外時有冤獄宜末減者公與同官議不協主者以兩議上上卒从公議辛亥擢兵部車駕司郎中預修中樞政要癸丑轉浙江按察司僉事分巡溫處溫民多以海爲生自海禁嚴將弁因緣爲奸而民大困公請於大吏寬其禁民慶更生時議撤三藩公以溫處與閩接壤慮有變乃

躬歷境內察其形勢要害旋權浙江按察司事庚寅
入 覲還至東昌聞閩變起瞿然曰東甌與閩接壤
爲江南門戶脫不虞如封疆何乃舍舟登陸兼程至
維揚乘舫艣三晝夜至杭州入白大吏馳還治所繕
城堡練丁壯備糈儲爲固守計時閩勢日熾海寇出
沒不常人情洶洶公忠義激發布置有方人心稍安
五月平陽逆弁司定猷倡亂執總兵蔡朝佐攻瑞安
海寇乘間肆掠鄉民爭入城總兵祖宏勲欲禁之公
曰城所以衛民有民不衛安用城乎命開門納之曰
馳檄乞援已而賊大至攻小南門砲聲聞數十里火

光燭天矢石如雨下公躬環甲胄立睥睨間不少退賊不能克次日復進攻又以砲擊却之祖宏勲有貳志擁兵坐視而與公城守者惟麾下數百人及鄉民數百人而已時賊攻愈急公知事不可爲乃旋署沐浴北向謝恩畢謂家人曰我此去與城存亡耳慷慨登陴相持二日而援兵至營於江岸公使趨濟師宏勲恐使麾下來覘公知公志不可奪叅謀殺公離旦宏勲集兵城東華蓋山之大觀亭使延公計事左右或阻之公不顧策馬竟去至則全軍露刃環立宏勲以彼衆我寡爲言公指陳形勢陳說今古順逆興亡

之故淋漓慨激亭下立者莫不欲歔宏勲色沮良久
將弁有从懷中出帛書者乃耿逆招宏勲獻城檄也
公大聲曰封疆之臣守死封疆若輩皆受朝廷厚恩
當以死報國此物安得至我前哉起裂之宏勲執公
手柔聲曰公言良然獨不爲全城生靈計乎且公墳
墓骨肉盡在閩中吾爲公籌之熟矣公以扇扶其背
曰若世受國恩何出此言吾讀聖賢書以身殉國斷
不效若輩所爲言未終宏勲目左右擁之出公大罵
遂遇害永嘉知縣馬璵宣言曰擅殺道臣如此竟反
矣亦被害役林義者聞變馳而上持槩大呼擊傷數

十人亦被害康熙三十年特贈通政司使謚忠毅公
陸子曰閩之初變也總督李文襄使人訶閩虛實皆
不返以公閩人遂屬公公遣家僕羅世安往公遇害
而世安歸于軍前陳其虛實故文襄得所向有功嗚
呼公身雖死公之功亦偉矣哉

趙忠節公別傳

趙忠節公名景賢字竹生湖州歸安縣人父炳言道
光六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公少英爽工文辭以風
流自命有機謀臨事輒能斷道光甲辰舉于鄉以父
子異藉被議褫巾服入貲得復選授宣平縣學教諭
未赴改捐內閣中書咸豐三年賊陷江寧王壯愍時
以定海同知權知湖州府事勸富紳捐輸助餉公捐
銀三千兩助壯愍派捐甚力浙撫何桂清奏以公爲
甘肅候補知府加道銜時吾鄉士大夫好幹細行貌爲
道學君生長膏粱多嗜欲日飲酒近婦人尤好持人

短長與長吏相枝持故公雖自負鄉人未之奇也徐莊愍公獨器之謂曰君有應變才將爲國柱石宜保崇令德君亦見世多故處心積慮思得一當庚申賊踰寧國陷廣德趨湖州公時遊蘇州聞警馳至與湖州府知府瑞春公湖州協副將鄂爾霍巴公歸安縣知縣廖君宗元烏程縣知縣李君澍都司趙君鼎元等籌守禦當是時士皆虛伍官無見錢一日之間警報疊至徬徨相顧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今市肆雖空其所有未能盡徙也權宜發之以充軍實事成猶可以謝父老不則亦免爲盜資耳于是下令有不聽

取者治以軍法不半日而事粗集公曰未也今城外
居民如櫛賊至窟其中城不能守也于是悉焚之適
總兵李定泰自安吉敗歸君引以共守次日賊至公
部署既定內短刀韉中登城誓必死賊知有備解而
南陷杭州新撫王壯愍上公守城狀得

旨以道員用賞孔雀翎額爾德木巴圖魯勇號公益
繕城隍修器械築牛馬牆樹梅花樯防賊再至越二
月而賊果至號十萬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喊聲聞數
十里公閉城堅守意氣自如會湖北援師自石埭轉
戰入賊遁奏上得

旨以道員記名簡用旋授福建督糧道初胡文忠檄道員蕭翰慶由楚授浙入賊境五百里而始達將至湖州馬蹟被害衆無所屬公撫而有之兵勢頗盛有輕賊心思收復蘇州成不世功攻平望克之入其壘軍囂賊反乘之遂潰君歸益募兵思雪恥而賊圍復合副劉某者故輿台也自平湖潰歸通款于賊僞爲援者謀入城內應君偵得實陽治具款之幕中而止其兵城外陰簡精卒千人出令人束竹箬于腰爲識圍而殲之殲劉某于市賊聞爲之奪氣圍兩月不能克遂解圍去明年杭城旣陷湖郡勢益孤君知事不